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要目

研究
討論
專集
雜誌

歌謠週刊

價目

每號售價
銅元二枚
郵寄大洋
一分半

第拾號

發行處北京大學日刊課

研究

北京城裏方言化的地名

董作賓

好好惡惡，人之常情。北京城裏的地名往往拿同音的詞字，來改良舊名，也不外這種心理。但是經過了一次音譯，不知不覺北京的方言也就隨着出現。外處人初到北京，只認定幾個呆板板的大字——某某胡同，某某巷，倘按着國音來叫它，還可以十之八九相像；要是以彼方之方音，說此方之方音，那就方柄圓鑿，格格不入了。因為北京的方音和國音有不同的，各地方音和北京方音有不同的，各地方音和國音也有不同的，再加上北京現在地名所用字的讀音，又多不是原來地名所用字的讀音；你差我錯，此是彼非，大家便鬧得一塌糊塗。於是土着的車夫和外來的乘客，天天因此爭執，給勤務的警察平空添了許多“排難解紛”的事做。

當我初來北京的一年，見到“丞相胡同”我暗想這豈不是和“石駟馬大街”的命名，一樣的華貴？看到“壽比”，“多福”，想看這名何等嘉祥！看到“協資廟”，“酒茲府”，“達教”，“韶九”等名，又以爲這裏邊都寓着不可說解的博雅玄奧。其實，經過了一度考索之後，才知道以前的擬想全是錯的！原來的本真何嘗華貴？何嘗嘉祥？何嘗博雅玄奧，不可說解？他們這樣的亂寫，意義上固然是真偽混淆，聲音上却白白送給我們研究方言學者一點很好的參考材料。

現在分爲音韻，聲調，意義三層敘述它。

A 音

“高義伯”(《ㄍㄨㄛˊ ㄅㄛˊ>)的前身是“狗尾巴”(《ㄍㄡˊ ㄨㄞˊ ㄅㄚˊ ㄨㄞˊ>)，這是考得出來的。伯字京音讀ㄅㄛˊ，國音同。可是在河南就有ㄅㄛˊ，ㄅㄛˊ 兩讀。高比狗，口稍張；伯比巴，口稍合，這一類還不算有大變化。也同“陞叭”(ㄌㄨㄥˊ ㄅㄚˊ)變“雅資”(ㄧㄚˊ ㄗㄩˊ)一樣，大概是受了下面“胡同”(ㄏㄨˊ ㄊㄨˊ)兩個合口字的影響的。按着國音去讀，還差不甚遠。

到北京便要讀ㄅㄛˊ，這是一個定例。像“燒酒”的酒字，本當讀ㄍㄨㄛˊ，現在改作“韶九”，九字國音京音都讀ㄍㄨㄛˊ，這樣的改法，在讀音上還算省去一點糾葛，似乎還算對的。至於那原各ㄍㄨㄛˊ ㄨㄞˊ ㄅㄚˊ ㄨㄞˊ 的“雞鴨市”，現在都要人讀它做ㄅㄛˊ ㄨㄞˊ ㄅㄚˊ ㄨㄞˊ，那便不對了，我們需要知道“集雅士”的集字不能按國音去讀ㄅㄛˊ，是應當按京音讀ㄍㄨㄛˊ的，這豈不是改而不良麼？

北京的ㄗㄩˊ 變ㄗㄩˊ，也和上面一樣。(一言以蔽之凡ㄗㄩˊ，ㄗㄩˊ，ㄗㄩˊ，皆變爲ㄗㄩˊ，ㄗㄩˊ，ㄗㄩˊ)也變ㄗㄩˊ，也是一種定例。假使“大脚”，“才脚”兩個胡同，我們就一退步說不用方音叫它。我的方音讀脚爲ㄍㄨㄛˊ ㄗㄩˊ ㄗㄩˊ(南陽)，來用標準的國音叫它，也要說ㄍㄨㄛˊ ㄗㄩˊ ㄗㄩˊ，ㄗㄩˊ ㄗㄩˊ ㄗㄩˊ，和北京的方音ㄍㄨㄛˊ ㄗㄩˊ ㄗㄩˊ，ㄗㄩˊ ㄗㄩˊ ㄗㄩˊ終有差異。現在改爲“達教”，“曉教”字樣，在聲音上不能不算他改良了。樂，樂國音皆讀ㄌㄚˊ， “眼樂”改“演樂”，在京音都是ㄌㄚˊ ㄌㄚˊ，仍不免誤混，只不過在意義上把賣眼樂的改了業去作鼓樂手而已。

“驢肉”變“禮路”，“驢市”變“禮士”，ㄌㄨㄛˊ 變爲ㄌㄨㄛˊ，少來一個撮口，原是語言中一種慣性，肉變爲路，即是日母變爲來母，同是濁聲故甚易相

混，當讀了禮字時，舌方前升，肉字的韻(x)又須後升，同時舌前接近上顎而向後引退，是為日聲，此時稍一急忙，便易使舌葉或舌尖接觸上顎而成ㄉ聲，從容讀音時，固可分辨，在地名中匆促呼出，自然易於相混了。即此一點，和喇邊巴變伯，叭變寶看來，可見字音在一句話或一個詞中間，他的聲韻是要受上下字的聲韻之影響而變化的。

“悶葫蘆罐”(ㄇㄣˊㄉㄨˊㄌㄨˊㄍㄨㄢˋ)變為“蒙福蘇館”(ㄇㄥˊㄈㄨˊㄙㄨˊㄍㄨㄢˋ)，ㄍ變為ㄌ在北方是常見的，況且接連着的第二個字是通聲ㄉ，則此蒙字恐怕也不讀ㄇ(附塞聲ㄩ)而讀為ㄇㄨ的鼻韻(mu)了，葫字是ㄨ韻，舌體仍須極後而高升，大凡舌體向後時，下顎便也隨它後趨，倘再發舌後通事ㄉ時，下唇因隨下顎後趨，就易同上齒接近而成唇齒通聲ㄌ了，這兩種可以說是音變的常態，至於附ㄩ聲的韻，是北方方音的一個特性，在北方所以ㄩ音如此多，大凡附ㄩ聲的韻都變而附ㄩ，是它一個重要的原因，罐，館，聲韻俱同而北京皆不讀ㄍㄨㄢ——即ㄍㄨㄢㄩ——而讀ㄍㄨㄢㄩ，即其一例，以方音字母標之，即menhulukuar變為mefulukuar，en—變為eng，再變為eu，h變為f，an變為ar，更為明白了。

“門墩”(ㄇㄣˊㄉㄨㄣ)變為“孟端”(ㄇㄥˊㄉㄨㄢ)，端較墩稍開，說時未必不改ㄉㄨㄣ為ㄉㄨㄢ，變變ㄌ，附ㄩ變附ㄩ也和上例一樣，但有一層，此處反容易讀孟為門，因為下一字ㄉ是端母，發它時要把舌葉密接上顎，才能出來的塞聲，當上一字門(ㄇㄣ)字讀作鼻韻時，未了接着發ㄉ的舌勢，自然而然的湊成了鼻聲ㄩ附在ㄇㄣ音的後面，完成它一個很正確的ㄇㄣㄩ(即ㄇㄣㄩ)音了。

B 聲

這里所謂聲，單指聲調說，也就是說四聲的關係，我疑心現在所謂平聲的，是由於各地聲調的不同雜湊來的，譬如江浙多入聲，今所謂入聲，就可以說是從江浙人口中傳出來的，這話說起太長，暫且擱下，就北京而論，大家都承認去聲多，但據我的感觸，凡一個地方的聲調多從他

們語言中的重音處表現出來，北京的去聲，就可以於此求之，嘗聽北京的車夫說地名像“羊尾巴胡同”這句話，他的重音在尾字，他們說“ㄩㄌㄩˊㄉㄨㄢㄩˊㄍㄨㄢˋ”尾(ㄩ)字特別重，也就是把他要讀為去聲。(“智義伯”，“高義伯”所以要用義字伯也是聲調的關係，因為義字是去聲?)雅字是陰平，“小雅寶”原是“小啞叭”啞字又是上聲，然而北京的車夫偏要說“小啞寶胡同”，因為啞字是重音所在，不叫它平(雅)也不叫它上(啞)，偏要叫它去(啞)。

“草廠”廠字上聲，就說把它換作場，也是陽平，在意義上總不能用去聲場字的，當我說“太平湖草廠”時，車夫總要重說一句“……草場ㄩ”好像有意矯正我的聲調似的，凡人稱“某先生”，定要把人家的姓字咬真，所以姓就是重所在，我聽得最確的是北京人叫我的姓，董是上聲，勳是去聲，這在我的口耳中何等清楚！但是他們總要我姓勳，我雖再三的和他們嚴重交涉誓不承認，但是終歸無效。

以上所說，只是我主觀的感觸，一老一實寫出來的，至於聲調這個東西，因人因地，互有不同，我不敢說人人都有這種感觸，我只能說我個人口耳中所可辨別而認為四聲的在北京有這樣的情形。

C 義

有些地方為了改換新名，聲音上雖有小小的不同，他也要勉強去用，這時候音又受了義的支配了，我們在街面上所見的地名，許多是經過了有意和無意中的改變，而成現在的新局面的，有些為的舊名太粗鄙，故為更換；有些為的年久事湮不知命名所自來，而依聲托事另行敷會的，據現在可以考知的，大致不外以上兩種原因，但是一敷會上去，都多少要含有一點滑稽面有趣的意味。

“集雅士”這地方，好像一個文人學士聚會的處所，其實是“鷄鴨市”場，“屁股”居然作了“皮庫”，“臭皮”(一作ㄉㄨㄢ)也可以“壽比南山”了，為“臭水河”不大雅觀，竟生生的開一條“浸水河”來，“多福”的實質是“豆腐”，“詔九”的原料是“燒酒”；“智義伯”高，

義伯”兩位伯爵，既是走狗和豬仔的尾巴成了精怪，那末作“繩匠”的又何嘗不可坐“丞相”呢？“劈柴”竟可作“關才”之用，“橋杆”豈是由“孝威”而來？“鐔子”變了“談字”先生，“熟肉”成了“輸入”物品了，“悶葫蘆罐兒”，改造一座“蒙福祿館”，而且“奶子”晉徽號曰“酒棗”，“啞叭”錫嘉名曰“雅寶”了，“板廠”何故“顏賞”，“眼藥”怎樣“演樂”？“大鋪蓋市”是出賃鋪蓋的地方，如今拿鋪蓋換“鴉鴿”了，“鬼門關”前有“貴人”，“達智橋”頭出“炸子”；連最毒的“蠟子”也成變相的資本家而來“協資”了。凡此習緣有意無意的改變，音雖相同，義已大異，總他們譯音的方法，不外易鄙野為文雅吉祥而已。

然而按其最初命名的意義，也狠有可以保存的價值。其例約可分為以下數種：

- 1 表職業的 豆腐巷，馬市，羊市等
- 2 表遺跡的 三眼井，蠟子廟等
- 3 表形狀的 鐔子胡同，狗尾巴胡同等
- 4 表故事的 大脚胡同，小啞叭胡同等
- 5 表姓氏的 史家胡同，趙公府等
- 6 表官職的 馬將軍胡同，司法部街等
- 7 表次第的 頭條胡同，二條胡同等
- 8 其他 順城街……等

以上分類，不過就想到的幾種寫出遺漏的地方，只好以後再說，這不過舉個大概罷了。原來命名的意義各有所取，以今名比原名，差不多像文字的遞變，也由象形指事進而為假借諧聲了。

十二，十一，廿八。

附地名表

| 原名 | 今名 | 京音 | 國音 | 所在地 |
|-------|-----|---------|---------|-----------|
| 狗尾巴胡同 | 高義伯 | ㄍㄨㄟ ㄅㄛ | ㄍㄨㄟ ㄅㄛ | 宣內閣市口 |
| 大啞叭 | | ㄉㄚˋ ㄞ | ㄉㄚˋ ㄞ | 朝陽門內南小街路東 |
| 大雅寶 | | ㄉㄚˋ ㄞ | ㄉㄚˋ ㄞ | |
| 燒酒 | 詔九 | ㄕㄨㄟ ㄉㄨㄟ | ㄕㄨㄟ ㄉㄨㄟ | 東皇城根 |

| | | | |
|-------|--------|--------|-------------|
| 大脚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東皇城根 |
| 達教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小脚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東皇城根 |
| 曉教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眼藥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東西南大街路東 |
| 橋樂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
| 臘肉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北大街路西 |
| 禮路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
| 門墩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阜成門內錦什坊路西 |
| 孟端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
| 臭皮 | ㄉㄚˋ ㄅㄛ | 同 | 安定門大街交道口西路南 |
| 壽比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繩匠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宣外菜市口南 |
| 丞相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
| 劈柴 | ㄉㄚˋ ㄅㄛ | 同 | 西單甘石橋西 |
| 關才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橋杆 | ㄉㄚˋ ㄅㄛ | 同 | 阜成門內宮門口 |
| 威孝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鐔子 | ㄉㄚˋ ㄅㄛ | 同 | 安定門內 |
| 談字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熟肉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廣安門內 |
| 輸入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鴉鴿市 | ㄉㄚˋ ㄅㄛ | 同 | 西安門外 |
| 集雅士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
| 臘市 | ㄉㄚˋ ㄅㄛ | 同 | 東西南 |
| 禮士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關葫蘆罐兒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北池子騎河樓 |
| 蒙福祿館兒 | ㄉㄚˋ ㄅㄛ | ㄉㄚˋ ㄅㄛ | |
| 皮股營 | ㄉㄚˋ ㄅㄛ | 同 | 宣外達智橋西 |
| 皮庫營 | ㄉㄚˋ ㄅㄛ | 同 | |

| | | | |
|------|------------------------|-----------------------|--------------|
| 臭水河 | ㄉㄨㄛˋ ㄆㄨˋ ㄨㄥˋ ㄉㄨㄛˋ | 同 | 宣內石駟馬 大街南 |
| 浸水河 | ㄆㄨㄛˋ ㄆㄨˋ ㄨㄥˋ ㄉㄨㄛˋ | 同 | |
| 豆腐巷 | ㄉㄨㄛˋ ㄉㄨㄛˋ ㄨㄥˋ ㄉㄨㄛˋ | 同 | 王府大街 |
| 多福巷 | ㄉㄨㄛˋ ㄉㄨㄛˋ ㄨㄥˋ ㄉㄨㄛˋ | ㄉㄨㄛˋ ㄉㄨㄛˋ ㄨㄥˋ ㄉㄨㄛˋ | |
| 鬼門關 | ㄍㄨㄟˋ ㄇㄢˋ ㄍㄨㄟˋ ㄇㄢˋ | 同 | 西單二龍坑 |
| 貴人關 | ㄍㄨㄟˋ ㄍㄨㄟˋ ㄍㄨㄟˋ ㄍㄨㄟˋ | 同 | |
| 蠟子廟街 | ㄌㄨˋ ㄗㄩˋ ㄇㄢˋ ㄍㄨㄟˋ | 同 | 前外廊房頭 條西 |
| 協資廟街 | ㄌㄨˋ ㄗㄩˋ ㄇㄢˋ ㄍㄨㄟˋ | 同 | |
| 奶子府 | ㄋㄞˋ ㄗㄩˋ ㄇㄢˋ ㄍㄨㄟˋ | 同 | 東安門外皇 城根 |
| 酒茲府 | ㄉㄨㄛˋ ㄗㄩˋ ㄇㄢˋ ㄍㄨㄟˋ | 同 | |
| 大鋪蓋市 | ㄉㄨㄛˋ ㄉㄨㄛˋ ㄨㄥˋ ㄉㄨㄛˋ | 同 | 王府大街 |
| 大鷄鷄市 | ㄉㄨㄛˋ ㄉㄨㄛˋ ㄨㄥˋ ㄉㄨㄛˋ | 同 | |

討論

關於“看見她”的通訊

(2)

作賓兄：

看見她兩冊收到了，謝謝。

此書整理的方法極好。凡能用精密方法來做學問的，不妨大膽地假設：此項假設，雖暫時沒有證據，將來自有證據出來。此語未可為一般粗心人道。但可為少數小心排比事實與小心求證的學者道。不然，洗弊將無窮無極了！

此書中有我徵集的兩首。其旌德一首是我的夫人念出而我寫出的；她說明是從南京傳去的，故我注出是南京。其績溪一首是我的表弟曹勝之君寫給我的。你在此書裡（頁十一）說此首有北系的風味，疑是北京傳去的。曹君今天見了此段，甚贊你的細心。他說此首是他的母親從四川帶回績溪的；後來他家的人因久居漢口武昌，故又不知不覺地染了湖

北的風味。你試把績溪這一首(45)和成都(26)漢陽(乙)(28)兩首相比較，便可明白你的假設已得了證實了。

我知道曹君的話大可給你一點高興，故寫出送給你。

十三，十一，二十七。

(3)

作賓先生：先生著的看見她，當然是不朽的文字，不過其中于“字的考訂”上，鄙見所及，略有錯誤，請與先生商訂之！

先生謂“換”當作“紅”，引了許多音韻上及音義上的証據，其實“換（換字不知應當怎樣寫？）茶”，本有這樣東西，並不是茶，是用芝麻，豆子，炒米，胡椒、鹽一類的東西混和在一塊，以開水泡之，名曰“換茶”，上等人家，有用橘餅與白糖和在一塊的，鄉間有喜事或接待非常賓客用之。如此說來，換字應為形容詞，實非動詞，而先生說“原注曲解為換易佳品”，似乎奴集這首歌謠的人，也不知有所謂換茶似的。我是湖南寧鄉人，此歌之產地為漢陽，漢陽有沒有換茶我不得而知，如果沒有，或者此歌是由湖南傳到湖北，因湖北沒有這樣東西，所以誤解為“換易佳品”！換茶在我們湖南是很通行的，而且長沙鄉裡，有所謂“薑鹽茶”，茶中混以薑和鹽，也是待客的，不過祇通行于長沙，而他縣則不多見。

先生說：考訂非歌謠的同鄉不可，我是這首歌謠的近鄰，敢來獻醜，請先生指正！即祝著安！

許原道于北大西齋 1924, 11. 27.

果然，我很高興！同時接到了兩封為看見她而來的信。一封替我的假設證實；一封把我的錯誤訂正。適之先生並且贈與我們兩句格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是我不敢據為私有的。許先生“換茶”的解釋，就令將來不能證實也不失為方言和風俗中一個很好的材料。在這裡，我們要向兩位先生道一聲謝！

賓附記。

專集

吳歌甲集卷下 (二續)

(禁轉載)

顧頡剛

70. 貧君自歎被人欺

貧君自歎被人欺，
 歸家含笑勸嬌妻：
 “娘子呀，
 你休要在門前立，
 見人不必笑微微！
 你是無心他有意，
 旁人談論被人欺。
 我昨日坐在茶坊裡，
 有幾個浮頭談着我妻：
 “某處某地方有一個美嬌妻，
 打扮玲瓏似貴妻；
 諒定私下有蹊奇！”
 你個容貌還算好，
 家常何必搽粉點胭脂！
 腋懸汗巾秋香色，
 家常不必換新衣！
 你的金蓮非爲大，
 裡邊襯什麼內高底！”

“官人呀！
 你告條貼在何方地？
 何等人家穿何等的衣？
 我媽不便女丫環來服事，
 只好自己門前站立買東西。
 插只插娘家簪，
 穿只穿幾件嫁時衣。
 難道我自己衣衫穿不得，
 箱籠永遠貼封皮？
 我雖然金蓮非爲大，
 薄薄的高底非爲啥奇！”
 走上前來溫步細：
 “官人呀，

你自己不要引人看，
 那有閒人戲你妻！
 從今不必太多疑！”

- “浮頭”，輕薄人也。
- “秋香色”，深黃色也。
- “內高底”，鞋內所放的水質高底，爲身體的嬌嬌婷婷之用。我小時候所見的纏足女子，只有鞋底裝着高底，內高底從未見過。聽我的祖母說，她小時候曾經看見過。那麼，這件東西在蘇州一帶已失傳了六七十年了。聽畫彥堂先生說，現在河南女子還有用着的。

◎ 此句之義，爲細步上前。

71. 堂上一對小夫妻

堂上一對小夫妻，
 說說談談把家事提。
 “娘子呀！
 纔上茶坊多聽話，
 兩個浮生說我妻。
 娘子呀！
 勸你腰結汗巾秋香色，
 勸你娘子依不依？
 娘子呀！
 芙蓉面上何必搽脂粉；
 小口櫻桃何必用胭脂點；
 三寸金蓮算不得大，
 絲花鞋內襯什麼內高底。
 娘子呀！
 你四季鮮花何必戴，
 家常何必穿新衣。
 空閒何必門前立；
 不可對人笑微微，——
 你是無心他有意。”
 “相公呀！
 我穿的衣都是件件嫁時代，
 若說不穿衣，
 在家箱內貼封皮，——

封皮出拉何方地？
 女人不足穿新衣，
 何等人家穿何等的衣？
 四季鮮花，娘家都插慣；
 胭脂花粉原是年輕搨。

相公呀！

你不引人看，
 別人不希奇你妻。
 勸君莫要太多疑！”

① “搨”，去丫⁴，搨也。

72. 小春天氣放芙蓉

小春天氣放芙蓉，
 落花不勝連艱通。
 歎息立錐無寸土，
 棲身愁苦破窗中。
 心煩悶，
 告蒼穹：
 “我家亦是貴門風；
 從前不將銀錢花費用，
 如何緣故轉變窮？
 不行作歹爲非事，
 爲人全無好運逢。
 愁千場，
 苦萬重，
 我也是不想爲官受職榮
 詩書誤了我終身事，
 還要讀什麼書來用什麼功！”

小姐聽，
 叫“相公！”

你是錦繡文章藏滿胸
 時運不來今且耐，
 得逢好運遂興隆。
 勸君苦去將書讀，
 奴陪夫君做女工！

窮士聽，
 看嬌容：

“想你是芝蘭翠鳥在空中。

岳翁應人無分曉，
 不把千金配富翁；
 單配我，
 見窮充，
 害你前來愁苦窮。
 誤了小姐終身事，
 莫怨卑人去怨父翁！”

小姐聽，

面反紅，

愁容一發退花容。

“爹爹原要圖榮貴，

要將奴配與奢華梁府中

都是奴家心不願，

只圖清貧不貪榮，

爹爹嚴命奴不從，

故把奴家配相公，

只望君家掙口氣，

勸勞翰墨得身榮。

官人何必個心胸！”

① 此句不甚可解，疑有誤字。

② “歹”，勿世。

③ 此句不甚可解，疑有誤字。

④ “掙”，卍尤。

⑤ “個”，讀如“丫”，這般也。

73. 桃紅柳綠春景天

桃紅柳綠春景天，
 兒子單傳真可憐，
 眠到半夜敲三更。
 夢見你丈夫立在牀門前。
 丈夫對我滔滔話，
 黃泉路上少盤纏。
 五更三點抽身起，
 上下衣衫穿完全，
 輕輕走到廚房下，
 酒肉葷菜燒完全；
 輕輕走到座檯邊，
 手裡卮壺敬兩杯。

“丈夫啊！
 你活在陽間愛吃幾樣葷菜，
 死落陰間請用點。
 丈夫啊！
 你愛我時樣容顏俏，
 丈二青絲烏雲髮，
 小口櫻桃一點紅，
 十指尖尖一雙插花手，
 三寸金蓮一滴滴。
 丈夫啊！
 你害我丈二青絲弗用金簪掃，
 小口櫻桃弗用胭脂點，
 十指尖尖插花節甲多剪落，
 三寸金蓮放大點。
 丈夫啊！
 我上無爺叔伯伯來照應，
 下無阿哥兄弟遮雨邊，
 剛要駛篷風弗順；
 剛打琵琶斷子弦，
 蔑絲掃帚斷子打金箍，
 苦竹頭造橋斷子當中段，
 教我迷霧裡撐篙那見天！”
 娘娘是哭了一番抽身起，
 回轉頭來化紙錢：

- 此句之“你”，即指丈夫。
- “一滴滴”，即“一點點”。
- “節甲”即指甲。

74. 茅舍蕭蕭傍竹籬

茅舍蕭蕭傍竹籬
 西風慘淡雨霏霏
 其時黃菊花初放
 觸景傷心最慘悽
 想昔那去歲殘冬妻病死
 今朝掄算有半年餘
 他生前最愛籬邊菊
 親自栽培手不離
 到如今菊花猶在人何在
 見花怎不想嬌妻！

她到我家勤婦道，
 女工針黹不低微。
 庭除灑掃時常潔；
 中饋烹庖味出奇。
 客到堂前茶便有；
 多用芝蘭與武夷。
 插花刺繡翻新樣；
 紡下棉條織布機。
 綢綾緞疋箱籠有；
 四季衣衫整備齊。
 黃昏未肯貪眠睡；
 燈下常看女訓書。
 積蓄銀錢資助我；
 餘來還要兌珍珠。
 堂上翁姑多孝順；
 盡心撫育小孩兒。
 炎天與我驅蚊帳；
 秋涼還要備寒衣。
 夫妻幾載相和睦；
 從無反目與乖非。
 到如今靈幃空掛尊遺像；
 香魂渺渺竟歸西。
 害雙親哭不盡相思淚；
 害卑人短歎與長吁！
 夢魂不見嬌妻面；
 但聽得兒女哭傷悲。
 幾張竹椅誰揩抹！
 滿室灰塵撲面飛。
 孤衾獨宿聽鷓漏；
 冷落妝臺影亦稀。
 欲思續娶賢難遇；
 口口口口口口口。
 許多恩愛情難割；
 路隔陰陽無會期。
 分明勞破菱花鏡；
 好鳥同林兩處飛。
 苦景訴誰知！

● 福建崇安縣之武夷山出紅一茶
 一烏龍——有名“芝蘭”花名。

焙乾後放在茶葉中，可使茶味更香。

● 舊有閩門女訓一書，五字句，極通行。

● 此句唱者忘失。

● 古鏡背面圖案畫作菱花者甚多，故常以“菱花”為鏡之代名詞。

歌謠雜談

南洋的歌謠 (二)

鍾敬文

歌謠是人們心靈的語言，也就是人們日常生活要素的一部份；所以有人群居處的地方，就應該有歌謠的誕生和流行，這是極淺顯而無須乎多證明的事體。

大家都曉得我們中國人因生活壓迫的緣故，往南洋羣島僑居的很多——尤其是閩、廣兩省的人民；一在那裡自應當有一種以其地方生活為背景而誕生出來的歌謠流傳着。

近年以來，國人徵集和研究歌謠的成績，總算很昭著了，但關於我們南洋僑民的歌謠，終少有人說及或搜集過一或者有也未可知，但總是很少數。去年在我們邑中的小日報上，有人投過一首這類的歌謠，現在抄出在下面——

I

娘娘抱兒哭哀哀，
爸爸番邦明回來。●
三更掘，半夜抬，
艱艱苦苦受磨抬。
一碗糠飯，
幾葉鹹菜，
吞到目汁滴滴來；
唔上半年久，
餓成一個螳螂骸。
哀，哀，哀！
鋤頭六斤重，
掘下土去跳起來；
目汁流流，

正知唐山好境界！

II

星仔光光，
打開寮仔門；
風仔微微，擔上囊箕兒；
走到巴園去。

心肝卜卜跳，
目汁金金吊；
又驚番仔，
又怕虎叫；
虎叫還好店。●

番仔一來，
鉄棍兒，
額頂照照；
唔合番仔意，
生命無半厘！

卜卜卜，
拖到化屍室去。●
腥紅骨頭，
一枝一枝。
兒在番邦碎屍，
母在唐山盼望兒！

● 一唔，不的意思。

● 一店，藏匿也。

● 一化屍室者，室內畜大蛇，將擊死之奴隸(華工)擲入葬蛇腹，而腥紅骨頭，則置于曠野，填積如山，名之曰：白骨山。

諸君！你們讀到這裡，心中應該怎樣的難過！僑胞生活的慘痛，外人待遇的絕人道，我們都可于歌中見到了！呵！這是一首何等哀楚而動人的歌謠呀！我想在那裏和這樣同性質的和別的歌謠定然不少，倘有人把他多採集些回來，于我們“搜輯和研究歌謠的新運”動上不是很有益的嗎？

我有一位朋友在南洋辦報，我日前已寄去一信，叫他在那裏替我徵集歌謠，如有所得，當把他寄交本刊發表。 敬文附記

(本期因稿件過多，徵題下期補登)